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

輔弼

晉

唐

宋

太子少保趙閎道朴子屼孫雲附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右丞相葉夢錫衡　右丞相史直翁浩

左丞相王季海淮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參知政事陳叔進騤

左丞相葛楚輔邲[illegible]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父壽附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輔弼

晋 共二人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陸曄字士光員外散騎英之子曄少有雅望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君夜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肩慮其性命言之傷心後察孝廉

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常騎本郡大中正大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寧伯帝不豫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

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覩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衛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以勳進爵爲公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返無期必

違懸謂宜還自還不須倒日帝從之尋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謐散騎常侍

太傅謝安石安

謝安字安石其先陳郡陽夏人自祖衡寓居會稽遂爲越人父裒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郎並以疾辭居會稽東山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除向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

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征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出萬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意時年四十餘矣桓溫請爲司馬甚見禮厚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座中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舉既見溫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時溫威振內外人情恟恟安與坦之盡忠匡翊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不事小察弘以大綱中外賴之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而役無

勞怨帝始親萬機進安侍中都督諸軍事時苻堅強盛
疆埸多虞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
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安
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
不敢復言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
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遂遊
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請以兵入援安
辭却之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
竟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以總統功

進拜太保更封廬陵郡公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比征乃進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遇疾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年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棺具甚厚贈太傅謚文靖

唐 共四人

紫薇令姚元之崇 玄孫合附

姚崇字元之其先吳興人自吳興徙陝復自陝徙洛陽父善懿貞觀中嶲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遝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部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

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叅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出爲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尋爲太平公主所忌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内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景藏謂臣當

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在將相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

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嶽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
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
下接之以禮可乎蔡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沮折
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
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
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

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崇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二萬二千人崇嘗帝前敘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請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

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聽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迄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明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會盧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又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

師。惟誨不愿。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
儀同三司罷政事歸第。仍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
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贈揚州大都督。
謚曰文獻。崇尤長治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
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
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典。去則臨軒以送。
它相莫及也。時承權戚于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
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修
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

子貴戚於下而權歸於上矣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
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
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
玄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
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陜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弟
勗自有傳
按唐書以崇爲陜人及讀張燕公所作神道碑始詳
載其世系云自吳興徙陜自陜徙洛則爲吳興人審
矣兩浙相業獨吳興寥寥今得此賢覺六邑俱重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 于象先景倩景融附

陸元方字希仲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也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官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仇黨又薦其官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其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后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薦久，耗傷吾神。有一柙，平生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初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

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公論耶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

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否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

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劒南按察使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吏民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右丞相謚文貞

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官終監

察御史。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
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
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從母弟也。象先被
訾。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當時多其友愛

平章陸敬輿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吏部郎中灞之孫。溧陽尉偘之子。
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
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一十人。行天下。贄
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

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縻五要簡官事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召拜翰林學士會馬燧討河北賊久不決請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令幽燕恒衛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請使李芃還軍援洛李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委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

經思遠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胥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嘗問事之切於今者贄勸帝令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且言言路之不塞必先通上下之情然上下之情所由不通者則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九弊不去而求通上下之情以開言路難矣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

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後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從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臣下有所觖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實環帷織
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
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
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
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
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
移軍且請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
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
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

東欲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屯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宣告晷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惟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則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

賊致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弊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恐死扶疾想聞德音今諸事未遑而首先及此恐天下聞之解體且內人當奔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絶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

俱以單言暬謀偶有合由下位逮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遷京但爲中書舍人權知兵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參黜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用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擠忠良天下怨憤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疏極論

帝雖嘉之、然卒停歲士部、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猥塵、則案牘叢淆、偽冒蒙眞、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資甄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贊上疏極言其弊、大略謂以中國所長、擊夷狄所短、則有八利、以中

國所短應夷狄所長則有六失且請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粮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

元帥、自涇隴鳳翔、蕭長武嶽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晉寧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輿、內勸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令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臭帝善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既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辯佞、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悅、竟

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愼、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遂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外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將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閒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它卹乎既放荒遠杜門

集方書人罕見其面歷官來所上奏疏數百篇議陳時弊皆本仁義其後蘇軾上對奏議劄子稱其有王佐才至謂賢於子房賈誼而德宗以猜忌刻薄始親終疎不能行其所學乃放逐以死古今痛之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長與人由進士歷官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遷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

文宗遣使慰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善固當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數干權願陛下毋倒持太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賢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意耶帝以其面相觭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

罷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詢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推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薳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罷爲

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遷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未幾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卒

宋 共二十五人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 子申甫附

盛度字公量世家應天曾祖璿仕錢氏為餘杭令遂家焉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登端拱進士第累官尚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嘗奏事

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入翰林為學士兼史館修撰出知光州再謫洪州團練副使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軍謀洪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擧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後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罷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當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

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
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
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貸官舍以尚
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
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象
居列圖書每歸休未嘗去手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
英華所著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子申甫終尚書
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為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

太子太師祁國公杜世昌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擢知乾州徙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辨冤獄久不決者數事徙揚州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輙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還爲都轉運使不增賦於民而用足擢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

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

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月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選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凶豐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

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公帑助之否則勸諭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奸衍既視事即勅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刑部侍郎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奸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

開封府貴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使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共事三人欲盡革衆弊修綱紀權倖貴近多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過絕僥倖每內降恩悉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衍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兵擊西夏雖韓琦亦以爲可衍獨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元昊大戰黃河外

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鬨、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語抵衍、衍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婿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臺諫疾衍者、訐其婿蘇舜欽他事、劾奏之、欲以傾衍、且指衍爲朋比、遂以尚書左丞、

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杜衍爲宰相賈昌期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期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還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庳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數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哉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

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 子屼孫雲附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由是起名歷知三縣通判泗洲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夜

入覲閉門不敢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召拜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旣出守而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請知睦州移梓州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

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鄭保信弘
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
陳升之副樞密抃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
二十餘上升之去位而抃亦出知處州處素難治抃御
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
獄以屢空召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期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
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
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

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呂朝媿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英宗嘗諭都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琹一隺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密啟以聞帝手詔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力論其新法之非不合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

少保致仕而官其子㕉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㕉奉抃徧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晩學道有得將終與㕉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眞世人標表葢以爲不可及云㕉字景仁由蔭登第歷官太僕丞權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復爲御史正色抗言皆切時務避政親賢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歷鴻臚太僕少卿未幾卒初抃

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孫阜爲作孝子傳及帆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帆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張昇字道章衞之開化人舉進士爲楚丘主簿轉韓城令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

佐緣恩騶用知開封府內侍楊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
爲變昪極論之昪在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
婦人謂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
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
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知秦州至和二年召
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
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昪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
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昪指切時事無所
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

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嘉祐三年權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請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

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遂以太子太師致事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鄭仲熊字行可西安人登進士第爲右正言首論抑奔兢節浮費定國是總權綱推誠有功之宿將以作士氣歷官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時秦檜專國在朝無敢忤者仲熊歎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伴食中書負媿多矣會檜誣搆趙令衿謗訕欲加重典高宗猶豫未決檜於上前援仲

熊助巳對言鄉仲熊與令矜同里、備知其惡、陛下試問之、上顧仲熊、仲熊正笏却立、徐對曰、臣雖與令矜同鄉、素不識其人、檜失色、令矜遂得免死、下殿怒色相詬、巫諷言者、劾仲熊與令矜密友、故飾爲不知、以欺陛下、章上、仲熊待罪都亭、上聞之、遣中使宣押、是時執政去國者久不舉此恩例、高宗特行之、檜恚益甚、復使臺諫交攻之、仲熊既被宜留之青、翌日復赴朝、坐待漏院、檜擿廢食、侵以不遜語、至自擬桓溫、班退、仲熊遂力祈避位、上不得已、允之、且曰、彼既不相容、卿且去、行將召卿、遂

以原官奉祠言者不置竟落職寓居蕭寺二十年孝宗
即位復端明殿學士致仕孫緝主司農寺簿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沈該字守約歸安人以上舍釋褐歷官禮部侍郎紹興
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該上疏論之出知夔州忞
心撫字西人愛戴召拜簽書樞密院參知政事奏減吳
與丁輸五分之四鄉人德之未幾大拜該邃於易嘗撰
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進之高宗降詔褒美
刻石於其私第有文集律詩雜著若干卷行於世

右丞相葉夢錫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藏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旱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擢知常州時水潦為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飢者已而疫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除太府少卿進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

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庶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除樞密承旨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者詔衡按視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除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未幾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每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澁滯折閱手詔賜衡措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歎曰葉衡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

於疑君邪、上曰、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衛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上論執政、遣使求河南、衛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衛、恨衛擠己、聞衛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衛自便、復官與祠、舉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右丞相史直翁誥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人紹興十四年進士第歷官國子博士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繫天下望高宗韙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王府教授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

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明年還宗正少卿會金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俾浩草奏請扈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書大臣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

還臨安立建王爲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時張浚宜撫淮西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諸臣相繼論列而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倘聽浚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引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

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觖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耰鉏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

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閏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府未幾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五年復拜右丞相時樞府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捕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奪民財物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譁噪者送獄獄成議罪欲

取軍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鬬
則始募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侍與
抗鬬爾可同罰乎不聽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
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
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
郡王寧宗登極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
定配饗孝宗廟廷浩喜薦人才其自經筵將告歸乃於
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

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矣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葢其寬厚類此

左丞相王季海淮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授台州臨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曰此公輔器也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眾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爲利祿計乎人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以薦拜監察御史轉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於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惡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遂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尋召除太常少卿改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謂不核真僞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敗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論事盡公入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除同知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相

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上深嘉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戶筭諸郡糴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牛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丞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諂辭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

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對之適成其名上悅頗復留用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帥淮舉留正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進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

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飢民竄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甸令甲飢民罪不至死淮甞言斯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弃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毋亡居喪與禮遂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謚文定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初知烏程縣奏減

丁絹錢歲爲六萬餘緡民力稍蘇最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機之可投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

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勢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意上書曰卿可謂通達事體矣拜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堂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饗於太廟視冬至郊祭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躬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

可上爲之止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奉祠光宗立召拜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時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洶然端禮謂學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學執以請於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冑以傳旨之勞

寢竊威柄、汝愚等欲逐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退、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寬知婺州黃度以比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嫉、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薨、授少保、鄆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父彥遠子崇憲附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父彥遠扈蹕南渡遂家崇德彥遠官終修武郎性篤孝潛至而樂施予歲侵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官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添差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

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未幾進直學士改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才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以稽命被劾除知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未幾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

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悲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戚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輙

悟入輒復從縱何孝宗不豫疾日臻丞相率同列請上
詣重華宮侍疾光宗令知閤門使韓侂胄傳旨云宰執
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甚憂侂胄奏曰
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
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重華大漸抑宰執私第報孝宗
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
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
內至日昃不出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
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illegible]

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
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
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
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
嗣皇帝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
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
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
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
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巳下待對和寧門不

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於庭寖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日乃復命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

拟特彦逾之至有頃彦逾至議遂定明日遲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摧汝愚處之恬然自具猪之議不請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與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明日禫祭嘉王入羣臣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王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

處分憲聖曰旣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疾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卽位是爲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哀服出就重華殿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罪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

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而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賞不酬勞，不無怨望。朱熹白汝愚，當以一節鎮處侂胄，勿使與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朱熹因講畢疏奏，遂出內批除熹宮觀。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

必貽患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横由是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而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滿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會諫官黃裳罷黜卒侂胄擢其黨劉德秀京鏜代之卒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等各先後斥去羣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同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

盡矣、侂胄然之、擢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遂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罷右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疏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部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上書

頌言俱遂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衆重與
人言不已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
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
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翊寧宗以素
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
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
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
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
劉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

也汝為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會稽韓琦范仲淹自期
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䟽食
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
至爲相亦然伲胄誅晝復原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
河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
王子九人崇憲最有名官終廣西經略使以孝稱
參知政事陳叔進騤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
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

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駁請儲宮下親細務不務學於學非所以輔德也太子嬰然亟辭崔淵以外戚援詔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駁封還詞頭未幾出知饒州改秀州召還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同修國史上欲採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駁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出知寧國府改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駁陳三十條皆切於時病大臣避之明年進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

事又明年拜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往騤率廷臣三上疏以請上感悟以冬至朝重華正月朔且稱壽於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攝行三省事而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冑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

旄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周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部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左丞相葛楚輔邲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甲科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縣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

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授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右疏言征榷歲增之害上特召復令條陳郯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郯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發剝取償宜精其選遷給事中張說以說之子除知閤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郯皆繳奏除刑部尚書

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
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紹熙四年
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
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
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
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
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
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

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改建德丞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以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御史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

公旣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檜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筍䩺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歎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當無

既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進兼中書、蔣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時左司諫

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不聽、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部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邪、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

擇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啟佗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憂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亟拜起力辭出知婺州改紹興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十年自奉淡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壽年八十一贈少保

謚忠文、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人、隆興元年試南宫、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偶犯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授贊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材也、調温州教授、爲勅令所删定官、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均敵乎、歷太府宗正、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

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
問故諭曰藉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
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聞而善之光
宗嗣位召對稱吉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益緣爲奸多
所壅底諭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晝華去之擢起居
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
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
壽庖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
重華又屢更日諭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

歡動宸極嘉王月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目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

也直恐臨事少剛决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佐胄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佐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佐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婺州已而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佐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謝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佐胄函首鑰

曰、和好待此而决、大奸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從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參知政事、鑰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大學士、提擧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章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

參知政事婁彦發機 父壽附

婁機、字彦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調含山

簿七攝隣邑幸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改知西安縣巨室賈逵爲塋域發地過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寃獄累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置之坐右遷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仍兼資善權監察御史請未退而除命須太子戀戀幾不能舍機亦爲之感泣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薦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

皆罪去而獨悼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然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任乎遷右正言兼侍講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隙有死而已不

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廟
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
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
侂胄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首言兩淮
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
情必為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資專為養
兵之助兼太子詹事遷給事中飛蝗為災應詔言和議
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
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
深斂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
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
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
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
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
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
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不許皇
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

洞霄宫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承庭訓、卒爲賢相、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寶之、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擢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舉員、又以不登權門遲廻下

餘年垂六十始脫選調召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極言當時將帥之弊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遷工部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計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請還鄉首置義塾教育後學又爲義廩贍其族里卒謚端獻贈太師信國公洪

篤實嚴毅閨門肅雝杜範稱其高風勁節追蹤古人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瓶水加足其上以警困怠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傍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於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

激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耳知處州青田縣以薦召對首言今日人材楞中優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肱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鋭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

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因問當世人才對曰舊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為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

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
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
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
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
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累遷吏部侍郎
兼給事中繳駁無所顧忌每內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
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
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禮官議祧禧祖侍講
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

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詔火視覆繳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御筆書說命中篇以賜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

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於居第，遂薨，諡惠正，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再遷宗正少卿，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以謂賢路

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累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衰経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

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懲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內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

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切陳利害不報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告急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

政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毎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䕫邊事稍寧十上章告老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尤爲相業所難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登嘉定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嶄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

奏出拜方撤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趍者雲集號曰茶商軍歷遷國子學録兼魏惠王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兼教授如故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宫大小學教授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寳慶三年拜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六年史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還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埴徐僑趙

攸談尤精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九月禋祀雷變四疏丐歸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嘉熙三年封申國公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為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祐四年拜少保進封衛國公趍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上疏丐歸不許拜少傅進封越國公復進少師賜玉帶更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慼孝

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密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避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韡遂往於是戰於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

生務思所以變通之過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虞調兵以屯淮西併軍分頭目以節廩餼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鬻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嚴其犯科者追理罣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場之月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不許十年進卜龜元吉歲一

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褒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於明堂、有旨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疏乞罷政、不許、以疾篤聞、拜太傅

保寧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褒遺表
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
定清之不好立異揚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
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
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親師年餘乞罷上未
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
故邪臣必不因葵來遠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說
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以定策功驟至宰輔四登
台座恩寵冠於一時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

也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

左丞相范仲和鍾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谿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武學博士知徽州召授刑部郎官遷尚書右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理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官錄檢討歷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乞歸不許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

封東陽郡公再乞歸不許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舍蓋其家築室未就也贈少師謚文肅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所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鍾之德者云哀纊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再見此無迯起樓臺相公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所著有禮記解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慶元人淳熙十三年進士調吳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福擾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嘗薦為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役皆師旦黨師黨誣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嚙幸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

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侵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置制使仍治臨安鎮遏之白相史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福竟討平全而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傳、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試禮部第一、成進士、歷官江西運幹除禮部架閣累遷著作佐郎輪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殃咎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且言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敵有

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尋改兼侍右郎差知台州大水悉心撫字民無昏墊改直秘閣知婺州召除尚書郎中兼左司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昔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於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卒將何以濟世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

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强勇以壯國勢
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
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
固士馬精强覘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
之所慮者在當守而目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
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
當預作措畫之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官
僚戚里閹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將
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

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遡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

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俾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城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全部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

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濟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克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除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兼侍讀疏言憂勤不可移於晏安剛切不可消於便佞除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時王楫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史嵩之開督府力

主和議宗勉言尚之職在捍賊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虚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身居台輔家若貧儒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右丞相杜成之範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秘書郎拜監

察御史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
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
則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
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
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
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誅罔上
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
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遷秘書監

兼崇政殿說書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入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淸之橫啟邊隙幾危宗社而樞臣李鳴復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旣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淸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不受收入明日改廸居郊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

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遲臣前者嘗舉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冒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範力辭而鳴後亦出守越範不得已起就職未幾差知寧國府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十餘萬斛錢亦數萬緡悉以代下戶輸租兩淮飢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

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未幾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賞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勅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諷言者論範并論鳴復範遂行會嵩之

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以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官闈曰擇人才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私求恩澤範皆封還內降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爲不便既而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且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豬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竝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

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又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君以術相籠駕非範所屑也珙大感服未幾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楊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諡清獻

範生有至行薄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不知其相公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責育不能奪所著有雜文奏稿十三卷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居秀州孝宗親擢涇進士第一歷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時權奸用事十年不調開禧初召官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韓侂冑論罷右相陳自强拜參

知政事侂冑伏誅又患史彌遠欲去之彌遠乃諷御史
劾罷涇知揚州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追封秦
國公謚文節侂冑嘗指朱熹偽學冑誅請召朱熹還朝
而熹已卒涇乃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布之所著文章
奏議五十卷曰後樂集

左丞相王仲潛綸

王綸字仲潛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知常熟縣敏達
有惠政通判泰州知滁州改知瑞州遷籍田令所至咸
有風譽歷遷太府卿權兵部侍郎亟請大臣相與憂危

圖治修德行政批札畢柱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日月外治勁如風霆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進左丞相授特進加食邑爚奏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宣撫招討之職臣當召募忠義共圖興復乃授爚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進少保左丞

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
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未章故也
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
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
師之罪於是始降詔責切似道不忠不孝斥之國是始
明六月庚子朔日食綸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陰晦
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
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
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

乞罷所以答天譴答詔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陳宜中留夢炎二相都督軍馬綸請二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臣請效死封疆不敢辭宜中夢炎乃上疏乞行事下公卿議竟不決已而世傑等兵果敗綸自以不得其職疏乞罷免乃罷綸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綸為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綸獨不見之後以元老人相值國勢艱危之際天下所仰望也乃與宜中不協而去不逾年綸死而宋亦隨亡天下莫不惋歎云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嘉熙上舍釋褐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值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歷遷兵部郎官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上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

外則設閒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捍將置義社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寃以國子司業召輪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遷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夢鼎不屑力辭謝之改知建寧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進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明堂恩進封寧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界會子夢鼎

以爲厲民乃止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乞解機政不許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乞歸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置制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再召爲參知政事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玠以非罪去官及卒其子爋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

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會
太學諸生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悔過屬府尹洪
燾求解時冬雷引咎求去愈力未幾策楊妃宰相無拜
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朝自乞還田里詔勉留
之部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
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
愛育百姓其至郡廷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
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
祖宗立法之本意進少保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

累辭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執會郎杳至促行扶病至嵊縣請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臺臣奏從歸田之請瀛國公初即位詔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益王即位於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駱梗不能進南向痛哭失聲而返後二年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終